

浙西南畲族妇女“雌冠式”头冠探析

The Analysis into "Female Type" Crown of She Minority's Women in Southwestern Zhejiang

张洁 Zhang Jie

内容摘要：浙西南畲族妇女“雌冠式”头冠是畲族妇女传统头冠之一。本文结合畲族头冠文化以及民俗，对“雌冠式”头冠的造型特点、制作工艺、佩戴方式以及装饰手法进行探析。浙西南畲族妇女“雌冠式”头冠不仅蕴含着地域特点，更是畲民自然崇拜与民族信仰的体现，折射出浙西南畲族独特的审美情趣。

关键词：浙西南、畲族、雌冠式、头冠、工艺、装饰

“以衣喻裔”与祖认同的认宗寻根意识，‘不改祖制’的顽强信念，使得民族服饰在千百年漫长的历史中，除有特异的文化变迁，一般很难改装换饰。^[1]《说文》中解“冠”字为：“冠有法制，故从寸。”从商代开始就出现了冠服制度，到汉代被完善，基本通过冠帽就可区分一个人的身份、官阶，而且不同的场合所带官帽也有严格的区分，同样，少数民族的头冠在其实用和装饰功能外，也包含了地域、族别、年龄以及婚否等信息，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符号。

畲族古称“畲民”和“峯民”^[2]，源于广东凤凰山一带，元代起开始向闽东、浙南、赣东等地的山区、半山区迁徙，在迁徙过程中，文化的变迁，各民族的交融，形成不同的头冠文化。福建地区就有“罗源式”、“霞浦式”、“福鼎式”、“福安式”等不同样式的头冠，浙西南地区也有“雄冠式”和“雌冠式”两种，广东、江西等地头冠也都有区别。

一、浙西南畲族妇女头冠与民俗

1. 浙西南畲族妇女头冠概述

浙西南地区是畲族迁入浙江的最早也是最主要居住地，处于畲族迁徙路线末端^[3]，服饰的文化受影响最大，不断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的头冠文化。

对畲族头冠的记载多出现在关于服饰的描述中，《云霄县志》中有关于唐代畲族先民“椎髻卉服”的记载，李元调在其《已斋琐录》卷三《丙录》中用“男女椎髻跣足”描述畲民服饰装束。至明清时期，大量畲族聚居于浙西南、浙南，并向浙东迁徙，大量关于畲民的着装的描述出现在县志、府志中。清同治时期《处州府志》中记载：“衣斑斓，履苴 薪檐压肩，走风雨覆

髻筒缀硃朱，自称槃瓠我之祖……”^[4]《景宁县志》中记载：“畲民……女短裙蔽膝，勿裤勿袜”，“畲民……妇女跣足椎结，断竹为冠，裹以布，布斑斑，饰以珠，珠累累。”^[5]民国十五年的《丽水县志》也有关于畲族妇女头冠的记载：“畲妇戴布冠，缀石珠。”^[6]至今浙西南地区畲族妇女的头冠有两种，分别是丽水景宁地区的“雄冠式”和丽水莲都区及云和一带的“雌冠式”。

“雄冠式”为景宁地区畲族妇女的主要头饰。（图1）由于景宁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其保护比较早，加上“雄冠式”的造型较“雌冠式”高耸，更具视觉效果，因而对外宣传浙江的畲族妇女头冠都以“雄冠式”为代表。对它的发掘、研究更为全面。而对于“雌冠式”头冠的研究与保护较少，但从古文献中“断竹为冠”、“裹以布”的记载可以判断其描述的是“雌冠式”头冠。（因“雄冠式”头冠（图2）以三角木架为基本支架）“雌冠式”头冠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畲族妇女头冠。

2. 浙西南畲族妇女头冠的佩戴习俗

畲族源起于凤凰山，又有族源传说为畲民的祖先槃瓠是彩凤所衔一凤凰蛋“睡三十三天暖炕，受三十三天阳光所出”^[7]，因而畲族一直称本族妇女的服饰为“凤凰装”称其头冠为“凤凰冠”，称其发饰为“凤凰头”。畲族少女是不佩戴“凤凰冠”的，仅用红线扎于发辫。^[8]“凤凰冠”为母亲亲自准备，女儿出嫁那天起开始佩戴，一直到“戴冠入殓”，陪伴着畲族妇女的一生。“凤凰冠”在畲族人心目中具有圣神的地位，畲族自认是“三公主”后代，当年“三公主”出嫁，高辛帝赐其凤冠陪嫁，也是一种王权的象征，因而在畲族婚嫁礼上

有“男跪，女不跪”的礼俗，表达畲族人民对“三公主”的敬仰。

二、浙西南畲族妇女“雌冠式”头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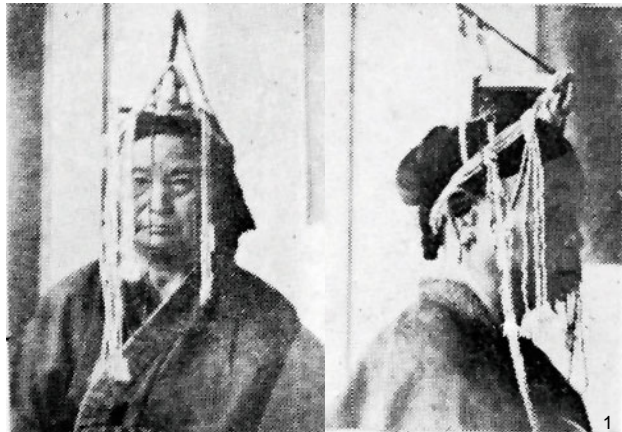
1. “雌冠式”头冠造型特征

浙西南地区畲族妇女的“雌冠式”头冠，主要是丽水莲都区以及云和县一带畲族妇女所佩戴的头冠。1933年，摄影师勇士衡受中研院社科所派遣，随我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凌纯声等学者一起做大规模田野调查，1934年在现在的浙江省丽水莲都区拍摄的畲族老照片中详细记录了“雌冠式”头冠。^[9]（图3）

整个头冠主要由“冠”和“笄”两部分组成，“冠”的部分主体为一段圆形的毛竹（“断竹为冠”），竹子前端用银片进行包裹，并有精美花纹。毛竹上方覆盖着一块三角形的红色麻布（“裹以布”），主体造型呈三角形，主体的下方缀有四根白色“石珠”（“筒缀硃朱”）。“笄”的头部呈扇形，扇形边缘有五个小孔，分别缀有白色石珠与红色瓔珞。（图4）整个造型方中带圆，圆形的竹子和布的三角形形成“凤头”的造型；“笄”

*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2011年度科研项目《浙江畲族传统图案应用研究》（Y201120946）

1. 浙西南畲族妇女“雌冠式”头冠



2. 浙西南畲族妇女“雄冠式”头冠详图

3. 浙西南畲族妇女帽饰(雌冠式)

注释：

[1] 邓启耀《衣装秘语》，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2005，第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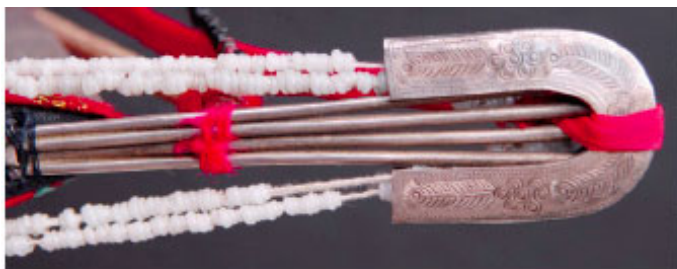
[2] 在《诗》、《易》等经书中就已出现。“畲”字读音有二，读 yú，指刚刚开垦的田；读 sh，意为刀耕火种。“畲”字衍化为族称，始于南宋时期。据刘克庄《漳州谕畬》载：“民不悦（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畬，刀耕火耘”。“畬”作为族称，是由于当时畬民到处开荒种地的游耕经济生活特点而被命名的。因此《龙泉县志》说：“（民）以畬名，其善田者也”。“肇民”名称也出现在十三世纪，文天祥《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说：“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肇民群聚”。“肇”音 sh，是广东汉人俗字。

[3] 施联朱：《畬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1989，第15页，畬族迁徙路线（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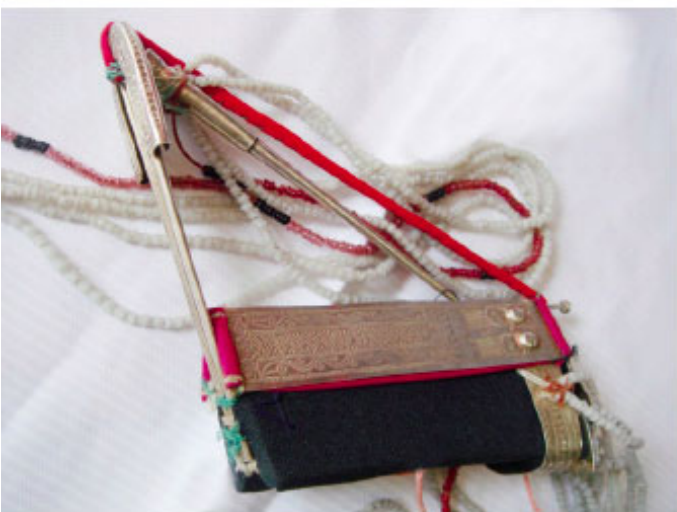
[4] 同治十三年刊本《处州府志》十三卷。

[5] 同治《景宁县志》卷十二《风土·附畬民》。

[6] 民国十五年《丽水县志》卷十二，第十五页。



马蹄形筭
方形筭



侧面



正面



2

头部缀有石珠与瓔珞貌似“凤尾”，整个头冠兼具凤的形象，足显畬族人民对“凤凰”的崇拜。不同材质相互辉映，配上银片和石珠，更显女性柔美。

2. “雌冠式”头冠制作过程

“雌冠式”头冠的“冠”（“断竹”）的部分是整个头冠的骨架部分，其制作过程如下：首先取一段直径约4厘米的竹子，将其切成8厘米长，后将其如图锯成“L”形，用红色麻布或棉布将其包裹起来。前段为一个圆形的银片和一个银质圆环，将其前段包裹。在竹子中间插入一根4厘米长的细竹竿，与竹子呈120°夹角，在细竹竿和银片中间用布卷成直径1厘米的布卷，用麻绳捆扎，缝在竹子外的裹布上，

这样“冠”的主体部分做好了。（图5）

头冠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裹布”，它是整个头冠的造型部分。由于畬族“带冠入殓”的习俗，留存下来的头冠不多，特别是“雌冠式”，大多保留下来的头冠很多部件缺失，尤其是“裹布”部分。笔者寻访多个畬族村寨都未得，终于在一次下乡写生的时候遇到位于丽水市松阳县大东坝村马蹄湾乡蓝银翠一家，蓝银翠老人已经89岁高龄，但她仍记得“裹布”的制作方法，根据他的讲述，笔者将制作方法记录下来（图6），分解成以下的步骤：首先取一块长8寸，宽6.5寸的红色麻布，将其按图7所示折成一个三棱锥形，缝制成型。后取一段长约6.5寸的红色布条缝于三角锥形尾部，“裹布”完成。然后将穿好的四条长约1米的白色石珠一头缝于麻布卷的位置，另一头缝在竹子支架的尾部，最后把三角锥形裹布覆盖在竹冠上，以盖掉三分之一圆银片的位置为宜，用针线将其固定。虽然裹布很软，但有竹冠里面的那根细竹条和麻布卷，就能保持裹布三角锥形的形状不变。

“雌冠式”头冠“筭”的部分主要由匠匠完成，是一个大约16厘米长的

筭，头部呈扇形，也称“扇形筭”，扇形筭的边缘等距打有五个小孔，各系上4厘米的石珠和4厘米的红色瓔珞，筭的下端用红色绳子缠绕后，“筭”就完成了。

3. 浙西南畬族妇女“雌冠式”头冠佩戴方法

“雌冠式”头冠的佩戴方式和“雄冠式”一样比较复杂，由于“雌冠式”头冠现在会佩戴的人不多，关于如何戴上头冠很少人知晓，笔者所阅文献中均没有记载，在寻访丽水莲都区、云和县及邻近各畬族乡镇做调查时，找到了当年勇士衡拍摄照片的地方，在丽水莲都区水阁街道山根村找到一位畬族妇雷仙枝（76岁），其存有“雌冠式”头冠，而且会佩戴，并亲自演示了全过程：首先将头发在后脑扎成马尾，盘成髻子，接着取一条长1米，宽约10厘米的黑色纱布，围绕在额头上，将髻发包裹起来，用针（现在用发夹）固定，然后将“雌冠”放在额头的黑色纱布上，先将红色细纱线绕住头部，然后将石珠打圈缠绕在黑色纱布外，将头冠固定，最后在发髻上插上“筭”，整个“雌冠式”头冠佩戴完成。为了表述更加清晰，笔者绘



3

制了步骤图。(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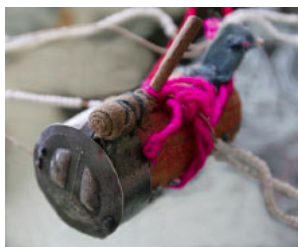
三、畲族头冠中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

1. 畲族传统头冠文化中汉文化的影响

畲族人民“依山而居”的居住方式造就了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不是很频繁。而自元代开始,汉化政策使得畲族人民被迫接受和融入汉民族文化,官府也参与其中,有意同化畲民,颁布了“以宋畲军将校授管民官,散之郡邑”^[10]的诏令,授予畲族首领官职。并且强制畲民与汉人杂居。这种汉化的政策到明清时期更甚,康熙《平和县志》中有“盘瓠子孙……敬处于闽粤辄间有之,盖传统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瑶僮而化为齐民”^[11]的记载。至晚清民国时期,汉化政策达到顶峰,政府要求畲民“山民男妇人等,务将服式改从民俗,不得稍涉其裹”^[12]。禁止畲族妇女戴冠,戴簪,要是看到畲族妇女戴簪,警察就会将其强行扯下。畲民处于弱势,加之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就很少再佩戴头冠出门,这也是如今很难再找到传统畲族头冠的重要原因之一。

2. 畲族头冠中的民族文化信息与保护

“人类创造文化,凝聚着智慧和一切美好的记忆,但随着自身的进步又



雌冠式头冠(正面)



雌冠式头冠(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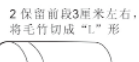
雌冠式头冠(裹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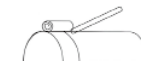
雌冠式头冠(簪)

“断竹”制作示意图:

1 直径4厘米,长8厘米毛竹



2 保留前段3厘米左右,将毛竹切成“1”形



3 毛竹背部3厘米左右插入长4厘米细竹竿前端为直径1厘米的麻布卷



4. 浙西南畲族妇女“雌冠式”头冠各部分分解

5. 浙西南畲族妇女“雌冠式”头冠“断竹”

6. 蓝银翠老人(中)用纸示范“雌冠式”头冠“裹布”的制作方法

7. 笔者绘制浙西南畲族妇女“雌冠式”头冠

8. 浙西南畲族妇女“雌冠式”头冠佩戴步骤

随时在遗忘或丢弃。”^[13]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现代畲民也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经济一体化,但文化则需

要民族化”。^[14]畲族的头冠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畲民族文化信息,不仅是一种象征,更是畲族人民的精神皈依。

与汉族不同,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有的技艺、民俗都是代代口传心授,因此它的保护和传承受到很大的限制;再有,现在的保护是基于旅游开发的需要,以赚钱为目的,不惜扭曲甚至再造所谓的“畲族文化”。因此对畲族文化真实记录尤为重要,这也是保护传承畲族文化的基础。

小结

浙西南畲族妇女“雌冠式”头冠是畲族妇女传统头冠之一。它不仅蕴含着浙西南畲民的地域特征、生活方式、变迁的文化,而且还折射出畲民的文化信仰、民族习惯以及独特的审美情趣。浙西南畲族妇女“雌冠式”头冠的选材多为随处可见,将布、竹、银、石(石珠)几种材质进行完美的结合,既是对自然物象的升华,又体现出民族信仰与崇拜,既有“返璞归真”的纯真之美,又有“人神交流”的神秘之美。

张洁 浙江省丽水学院艺术学院

[7] 朱秋枫:《畲家盘古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79,第5页。

[8] 《处州府志》卷二十九《艺文志》:“冬夏以花布裹头,中为竹冠,缀以石珠,妇人皆然,未嫁则否。”

[9] (德)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畲山畲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武汉,1984,第24页。

[10] 《元史》卷一四《本纪·世祖十一》转引自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2002,第216页。

[11] 康熙《平和县志》卷一二《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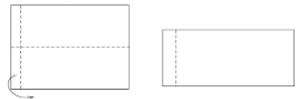
[12] 雷弯山:《畲族风情》,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2002,第80页。

[13] 张道一:《张道一论民艺》,山东美术出版社,济南,2008,第30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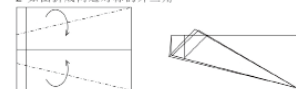
[14] 潘鲁生:《民艺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济南,2007,第57页。

“裹布”折法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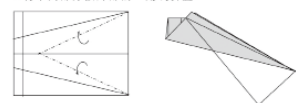
1 如图折成长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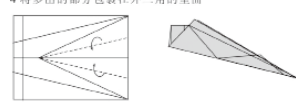
2 如图折成两边对称的外三角



3 将中间部分按外部的三角线折叠



4 将多出的部分包裹在外三角的里面



5 将多余的部分折进去,尾部钉上长的红布条,完成



“雌冠式”头冠佩戴步骤:



1 将头发梳成“凤凰髻”



2 将黑纱布绕头两圈固定



3 将头冠放置于前额



4 用细红绳将头冠固定



5 用石珠将头冠加固



6 将“簪”插入发髻,完成